

〔日本〕

松本清张 著



歪斜的复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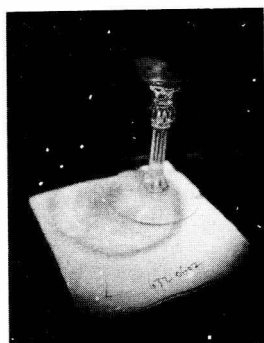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税务杀人事件

歪んだ複写
——税務署殺人事件

龚群
译

「日
本」

松本清张 著



歪斜的复印

——税务杀人事件

歪んだ複写
——税務署殺人事件

龚群
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歪斜的复印——税务杀人事件 / (日) 松本清张著; 龚群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447-2418-0

I. ①歪… II. ①松… ②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7127 号

YUGANDA FUKUSHA—ZEIMUSHO SATSUN JIKEN by Seicho MATSUMOTO
Copyright © 1961 by Nao MATSUMOTO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61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 Ltd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 Ltd.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/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1 by Yilin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0-375 号

书 名	歪斜的复印
作 者	[日本]松本清张
译 者	龚 群
责任编辑	竺祖慈
特约编辑	王延庆
原文出版	新潮社, 2010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印 刷	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.25
插 页	2
字 数	165 千
次 数	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版 号	ISBN 978-7-5447-2418-0
书 价	25.00 元
定 价	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1

十一月底一个寒冷的傍晚。虽然还不到六点,但是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,东京西部繁华的S地区,就像银座一样,华灯初上,人流涌动。

K大街这一带,不但有不少剧院和电影院,而且也像银座一样,聚集了很多夜总会、酒吧、俱乐部、餐厅,是夜间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当然,这么大的一片区域,热闹的程度略有不同。如果往边走一点,就少了些喧嚣,灯光也会变得朦胧起来,不过,各种各样的店还是不少。

有一个男人,一直站在这条街上,好像在等人。在阵阵袭来的冷风中他的一条腿在不停地抖动。

旁边的霓虹灯照在男子的脸庞上,可以看出他三十岁左右,没有光泽的头发和旧风衣的下摆在寒风中翻飞。脖子上系着一条旧领带,打结的地方已经磨得很细了,脚上的鞋子也沾满了灰尘。总而言之,就是个穷职员的样子。

他默然地看着斜前方。在那里有一幢这一带最大的两层楼建

筑，门口围着一圈栏杆。明亮的灯光照在纸拉门上，屋顶在夜空中显得漆黑。屋顶的四个飞檐用霓虹灯围了起来，上面镶嵌着“春香”两个字，门口灯火通明。

路上行人络绎不绝。有大声说话的男人，也有默默走路的女子。没有人注意到路边站着一个男人，就算注意到了也漠不关心。若偶然有人投来诧异的目光，他便赶紧低下头，走动起来。

但是，他不过走开十几步，视线仍然盯着同一个方向，然后像个哨兵一样，回到原来的地方站定。

有两个拿着手风琴和吉他的人走过来了，还有卖花的小姑娘。他好像不愿和这样的人照面，有些慌张地走开了。实际上，他站在这里已经不止一个晚上，从一个多星期前就开始了。他似乎有一点紧张，担心会被在这一带来走去的歌女和卖花姑娘认出来。

他有时候拿出烟来抽几口，还一直抖动着腿。

一个风尘女子走过来，穿着大衣，打扮得像购物回来的主妇，看到他的脸，小声叫了一声“哎呀”，因为她认出来了，她曾经和这个男人搭讪过两三次，但是被拒绝了。

他看了看手表，已经过了七点。他慢慢地往前走。

路过四五家店面，再往前有一家叫“里欧”的酒吧。他走过去推开了门。

“欢迎光临。”柜台里传来酒保的声音。店里香烟缭绕，奏着音乐。五个客人坐在吧台前望着酒柜上的酒瓶，里面的包厢还坐了三组客人。

服务生站着招呼道：“这边请。”把他带到最里面一个靠窗的座位。他疲倦地坐下来，用热毛巾擦了擦脸。

“老规矩。”他对服务生说。

酒保已经开始往威士忌里兑苏打水了，这是他每次来必点的。

男子看着窗户。窗户上挂着白纱的窗帘，外面马路上的光渗透进来。透过窗帘的缝隙可以看到外面的行人，“春香”字样的霓虹灯光从窗户的上半部照射进来，明亮的酒家大门口正对着酒吧窗户，不时有行人经过。

一个丰满的女人走过来在他面前坐下。

“您来了，晚上好。”

他把视线转到这个女人微笑的脸上，挤出一丝笑容，然后拿出一根香烟，女人替他点上。

“您每次都坐老位子呢。”女人穿一件黑色连衣裙，半圆的领子，大胆地露出胸部。这时候，服务生端来了兑苏打水的威士忌和下酒菜。

他拿出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，舔了舔笔芯。女人不知道他在记录什么，只看到握笔的手腕动个不停，好像生怕忘记什么而赶紧记下来。

女人无聊地坐着，迄今为止，男人从来没有请她喝过酒。他看了女人一眼，发现她一脸不高兴，于是再次把视线转向窗外。春香酒家旁边停着两辆车，刚才又开过来一辆出租车。从车上下来五六个人，消失在对面的门里，从窗纱的缝隙里都能清楚地看到。

“那个客人是干什么的？”坐在吧台凳上喝酒的一个客人弯下上身问酒保，因为觉得这个一直盯着窗外的客人有点古怪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穿白衣服的酒保一边忙着摇酒，一边侧着头回答，“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前开始，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坐在那里。”

“每天晚上？”客人饶有兴趣地看着角落里那个像上班族的男人，“真阔气啊。”

“才不是呢。”酒保苦笑着说，“他每天晚上从七点开始泡在这里，一直到十一点，就喝两杯威士忌苏打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客人伸出手指比划着，“四个小时啊？四个小时只喝两杯威士忌苏打？他还真坐得住。”他瞪大眼睛问：“他是不是看中了哪个姑娘？”

听到这个问题，酒保摇摇头笑了，“也不是。他就是像现在这样心不在焉地坐着，什么也不干。”

“我说呢。”一位客人把双肘支在吧台上说，“这里也没有什么能让人看中的姑娘。”

“给你一个见面礼。”一个身穿短裙的女子给客人端酒来，抓了一下这个客人的后背。

“啊，痛死了。你都听到了？”

“真不巧被我听到了。你怎么每次都坐在吧台？”

“不行吗？”客人伸直手。

“掌柜，再来一杯。”女子笑着说。

“如果这里有喜欢的姑娘也就算了，就这么干坐着，四个小时两杯威士忌，真亏他坐得住。”客人小声地回到刚才那个话题，“我也不怕得罪你，你这个店实在没这么大魅力。”

“是很古怪。”酒保率直地承认，“因为他坐的是卡座，所以有小姐去陪他。如果连一杯杜松子酒都不请的话，小姐会不高兴。轮到去陪他的小姐没办法，一开始到他桌上稍微坐一下，接下来就不睬他了。你们看，对吧？”

正好有两三个客人进来了，小姐借机走开，就剩下他孤零零地坐在角落里，背靠在靠垫上，不过看上去并没有不高兴。

无论是酒保的口吻还是陪酒小姐的态度，都说明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。

“真不可思议。”

“是很古怪。”酒保往调酒器里倒入新酒，又重复了一句。

他确实是一个古怪的客人。坐在椅子上四个小时一动不动，看上去并不无聊难受，反倒像坐在疗养院阳台上晒太阳的病人一样悠闲自得。

他像蚂蚁吃东西一样一点点地抿着威士忌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再怎么耐力强的人也喝不了四个小时。他偶然抽几支烟，然后，又茫然地看着窗外，有时候像忽然想起来一样端起酒杯抿一下。

他坐的地方每次都是靠窗的这个位子，他进来以后就像订了座一样径直往那里走，幸亏这家酒吧的客人不算太多。

他几乎一直看着窗外，茫然的眼光中带着几分思索。窗纱上映着春香的灯，马路上的行人渐渐少了。

相反，车灯多了起来，夜越来越深了。

酒家门口停的车也多了起来，客人们走出来坐上车。女招待们纷纷出来送行，喧闹声透过纸拉门传了出来。女招待们有的向客人鞠躬，有的握手，有的拍客人的肩膀，有的挥手告别。车载着客人们陆陆续续地离开。

他看了看手表站起来。刚过十一点。整整四个小时，他一直独坐在包厢里，女招待们谁也没理睬他。他也乐得清静，不管是旁边的吵闹，还是别人伴着手风琴音乐起舞，他都完全不理睬。

客人们进进出出，大家都不认识角落里的这个人。他不时拿出笔记本来记下什么。有些客人远远地看着他，好奇地问酒保：“那个人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这个嘛，”酒保看人说话，“可能是诗人吧。他一直在写东西。”

说这话时，酒保皱起鼻子，语气略有嘲弄却又不过分。

这个时候，他叫服务生过来结账。两杯威士忌苏打和一碟冷盘。每天晚上的账单都是一样的。他在托盘上放下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和几个硬币，像往常一样，没有付任何小费。

“谢谢！欢迎下次光临。”酒保大声吆喝，鞠躬致谢。服务生草草地给他披上旧风衣。

他走到马路上，寒风一阵阵地从脚底吹上来。

马路上灯光稀疏。普通的商店都打烊关灯了，只有几家酒馆还稀稀落落地亮着几盏灯。路上行人渐渐少了，一些男人在勾肩搭背地大声喧闹。

“春香”的霓虹灯也灭了，二楼的纸拉门全部暗下来了，剩下侧门口还亮着灯。

几个女招待三三两两地从侧门走了出来，每个人都是和服打扮，外面穿着大衣，有几个喝醉了酒，走起路来跌跌撞撞。

忽然，黑暗里亮起了一道光，原来是车灯，这才发现旁边停了一辆车，一个男人在车内招呼这些女人，女人们喧闹着上了车。

这辆车刚走，又开来了一辆出租车。剩下的女人们挤了进去，只听得女人们说笑的声音，然后车发动起来，开走了。

他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默默地看着这一切，然后慢吞吞地往前走。

一个穿红大衣的女人从路边的店里出来招呼他：“先生，您要回去了吗？要不要进来喝杯茶？”

他摇摇头，走进另一条巷子。

狭窄的巷子两旁，小吃店、寿司店、烤鸡肉串的店门口都挂着红灯笼。

他打开一家寿司店的拉门走了进去。

“欢迎光临！”

狭窄的店堂里烟雾腾腾。他环顾了一下狭小的店堂，里面有四个男人，一对情侣，角落里还有三个穿大衣的女人在吃寿司。他在那些女人旁边找了个位子坐下来。

他用毛巾擦了把脸，端起装着热水的杯子，一边吹一边喝。

“金枪鱼寿司。”他点了单，然后打量着老板做寿司的手。

“今天真忙啊。”三个女人当中年纪最大的那个跟旁边两个说。

“大姐，累吗？”右边那个圆脸的年轻女子问。另外一位嘴里在嚼着鱿鱼。

“啊，还真是累了。上年纪了。”

“您别这么说。”咽下鱿鱼后，那个细长脸的女子开口说话了，“不过，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一点不肯做事。什么都要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操心。”

“她们一点帮不上忙。”年纪大的很有同感。

“她们光想着要小费，把春香这样的饭店当成酒吧、夜总会了。”

“说她们两句就不高兴，真拿她们没办法。整天围在客人身边凑热闹。”

这三个女的一定是在春香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女招待。他吃了一个放在面前的寿司,看他的表情,似乎一点也不好吃。

“明天肯定也很忙。已经有三桌预定了六点的座位,其中,XX建设有三十个客人。”

“噢,又要来?那个公司来得真勤快。”

“建筑公司有钱嘛。再说,O先生看上了贵美,可能想在贵美面前摆阔吧,反正又不是花自己的钱。”

“这样说起来,贵美今天好像很早就回去了。”

“O先生约她出去了。”圆脸的女人说,“O先生硬要拉贵美去别的地方再喝一杯,还让车在外面等。看到贵美为难,后来有三四个人一起去了。”

“说起来,你的Y先生怎么样了?他不是在追求你吗?招待Y先生的那些人也很知趣,都尽量不打扰你们。”

圆脸的女人低下头抿着嘴笑:“他在那里等我。”

“哦,哪里?”

“银行的那个拐角……”

“你不去吗?真够可怜的,这么冷的天,他肯定等得急死了。”

“没关系,上次还有人在千驮谷车站等到半夜三点。”

“那你打算怎么向他解释?”

“他明天会打电话来问我,到时候我就随便编个理由。”

“他最近好像迷上你了。”

“他花言巧语,说什么如果你开店,交税那方面我给你想办法。说的都是些不花本钱的话。”

“反正他出来玩不用自己的钱。喝酒啦,找女人啦,都有人替他

出钱。不光 Y 先生，他们那帮人都是这样。”

他默默地吃着寿司，但是，这句话显然触动了他，他的眼睛动了一下。

“Y 先生最近好像换了个部门，招待他的那些人也变了。可能现在还不太熟，大家的表情都有点不自然。上次，他们的一个头悄悄叫我过去，说你和 Y 先生关系好，以后请你多关照。真可笑。”

“都是因为害怕交税。”

“古装剧里不是有拿着捕棍的捕快吗？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，就跟他们一样。”

他的手臂碰翻了水杯，水沿着桌面流下来。女服务员走过来用抹布擦干。

“对不起，麻烦你了。”他道歉。

“得了，我们别说了。”年纪最大的女人说，看上去资格比另外两个人老。

“好了好了，明天又要忙了，早点回去吧。小雪，你明天是早班吧？”

“是啊，大姐。”圆脸的年轻女人一边回答，一边掏出钱包来要付钱。

“你别傻，我来付。”年长的女人从腰带里拿出一沓一千元纸币，在桌上放下一张。

“大姐，春香最近生意不错嘛。”寿司店的老板一边找钱一边说。

“还可以。不过，发财的是老板，我们赚的钱一年到头连买衣服、腰带都不够。”

女人们笑着走了出去。可不，她们穿的大衣和披肩都是高档货。

“她们是做什么的？”看着她们的身影消失在门口后，剩下的客人问老板。

“是旁边春香那家饭店的女招待。最近好像生意不错。”老板停下手里的活回答。

“哦，这些人一个月赚多少？”

“她们拿的是提成和小费。每个月不固定，但是刚才那几个人每个月有三万多吧。”

“真比不上她们啊。”看上去像公司职员的客人和同伴对视了一眼，缩起了脖子。

他起身结账后怅然若失地走出口，步履沉重。

2

中央电车往八王子方向，经过三鹰、武藏境、武藏小金井后，就是武藏野。这一带是起伏起伏的丘陵地，还保留着一大片一大片的杂木林和麻栎树林，郁郁苍苍。

近年来东京人口过剩的浪潮席卷到这里，许多人迁居至此，导致这一带也人口激增。新建了很多公寓和公团住宅，原来的那些茅草屋顶被淹没在新式建筑和农田里了。

农家住宅大多被防风林围着。农民把田地的一部分卖给了开发商，所以在这些防风林里，古老的茅草屋已经被新瓦房代替了。老百姓抵抗不了土地升值的诱惑和住宅地的入侵。

三月末的一个下午,从武藏境往北两公里的一个地方,有两三个人在测量土地。这里仍然保留着大片的树木和田地。

从车站延伸到这里的一条小路消失在山坡上。

正值早春时节,风和日丽。原先冻得结结实实的红土已经松动,小草也开始发芽。

这块土地的买家是一个穿西装的胖男人,卖家则是一个瘦瘦的穿菜叶色衣服的农民,还有两个也穿西装的是土地测量员。

其中一个拿着一根红白相间的棍子在田地里走来走去,另外一个不停地在测量台上的图纸上画线。

穿西装的胖男人十分满意地在附近来回走动,忽然,他停下了脚步。

他弯下肥胖的身体凝视着一个地方,这儿是麦田的尽头,旁边是荒草丛。

“喂,”他大声叫测量员过来,“你们看这里,这里的土比旁边高一点,而且特别松。”

测量员拿着红白相间的棍子,懒洋洋地走了过来。

“嗯,有点不对。”他的视线也落在那堆土上。

两个人盯着那堆颜色略有不同的新土看了一阵子,感觉到莫名的恐惧。

“这是什么?”卖家也走过来了。胖胖的买家指着那个地块问这位专跟泥土打交道的人,“喂,小田,这里怎么这么奇怪?”

农民也仔细看了看:“嗯,不一样,是有点奇怪。”他用穿着胶鞋的脚尖踢了一下那堆土,发现比其他地方更松软。

这块颜色不一样的土堆是个直径大约一米的圆形,而且,虽然

上面覆盖着草,但是轻轻一拨弄就掉了,所以这不是长在上面的,而是有人放上去的。

草的颜色也和别的草不一样,已经枯萎了。

“是不是下面埋了什么?挖开看一下吧。”农人手里没有工具,看到测量员手里的红白测量棒后说,“喂,这个借我用一下。”

“恶心死了,大叔,你别弄脏了。”测量员担心地撇着嘴说。

“哦,不要紧的。”

三个人的视线都集中在那堆土上。随着农人用测量棒拨弄,土渐渐松动,与此同时,一股难以描述的臭味弥漫开来。

“不会是埋了个死人吧?”

买家瞪大眼睛看着农人,而胡子拉碴的农人早已没有勇气再去拨弄那堆土,他站在那里,嘴唇发白。

“太臭了。”让人恶心的臭味越来越浓,测量员不禁叫了起来。四个人纷纷跑开,远远地离开麦田。

“不行,要赶快报警。”农人的声音发抖,他跨上停在路边的自行车,踩得飞快,慌慌张张地往南骑走了。

派出所里头发花白的巡警听了他的报案,抬起屁股说:“什么,埋了个死人?”他怀疑地看着农人,“是不是猫啊狗啊什么的?你搞错了吧?”

“不,不,臭得要死,人都没办法靠近。反正,我觉得是人的尸体,您去看一下吧,我们实在不敢挖下去了。”

“这样啊,好吧,那就一起去看一下。”巡警起身找了一把旧铁锹,骑上自行车。跟在农人后面骑了大概五分钟,就看到麦田里三个翘首盼望的男人。

“就是那里。”测量员指着那块地给巡警看。

巡警也闻到了随着早春的风飘过来的臭气，他终于明白情况的严重性了。

但是，他仍然担心，如果里面埋的是小猫小狗，报告到警署后会被人笑话，所以还是大着胆子拿起铁锹走了过去。

他尽量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把铁锹插进土里，土被铲开了，臭气也越来越浓烈。

随着土层挖尽，当一条类似人腿的白乎乎的东西和黑色衣服的碎片露出来的时候，后面的四个人都惊叫起来。

早春暖暖的阳光照射在这块刚被暴露在空气里的腐肉上。

接到武藏野署的报告，警视厅立即派了以搜查一科前岛科长为首的几名警察驱车赶来。

现场是一条偏离国道的小路，仅够一辆中型车通过。

警员们一起动手，小心谨慎地把尸体从土里挖出来，鉴证科的警员则在旁边把整个过程拍了下来。

当尸体被完全挖出来以后，在场的人都不禁背过脸去。尸体已经高度腐烂，无法分辨面容，头发上满是泥土。死者生前穿的可能是一套黑色西装，但是大衣和上衣都不见了，只剩下破破烂烂的衬衫和裤子，袜子也没有了。

“太惨了。”鉴证科的警员们站在尸体前说，“死了差不多有两个月。”

这个推测后来得到了证实，尸体在 R 大学附属医院解剖后，医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。

死因是头部受到了重击，没有别的外伤。解剖的时候，发现颅

骨骨折，这是致命伤，凶器应该是一把钝器。

死者年龄三十岁左右，中等身材，营养状况良好。从手部的情況来看，从事的应该不是体力劳动，而是坐办公室的。

牙齿也很健康，没有蛀牙，应该没有看过牙医。

遗物只有身上穿的衬衫和裤子。裤子洗干净以后发现是藏青色的咔叽布，不是什么高级面料，衬衫面料是府绸，也不是高档货。

最后得出结论，这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。

死者身上没有大衣和上衣。死了差不多两个月，而且穿着冬天的棉毛衫和裤子，因此，可以推测出他原本穿了上衣和大衣。

但是现在身上没有上衣和大衣了，说明凶手为了隐藏死者的身份，在杀人以后拿走了，或者先脱下衣服后再杀了死者。裤子口袋里也没有任何东西。

警察仔细检查了死者的衬衫和裤子。通常，衬衫领口内侧和裤子腰部内侧都有洗衣店的标识，但是死者的衣服上，标识被剪得干干净净。

第二天的晨报上报道如下：

警视厅认为这是一起有计划的恶性杀人事件，在武藏野警署设置了专案组，三木警部担任侦查主任，即刻开始侦查行动。

目前只有一件衬衫和一条随处可见的咔叽布裤子可以作为线索。暂时不能分辨裤子是在商店买的还是定做的，专案组正在搜索这两条线。被害者貌似公司职员，初步认定是一起仇杀案。尸体被发现于一块麦田当中，平时人迹罕至，晚上一片